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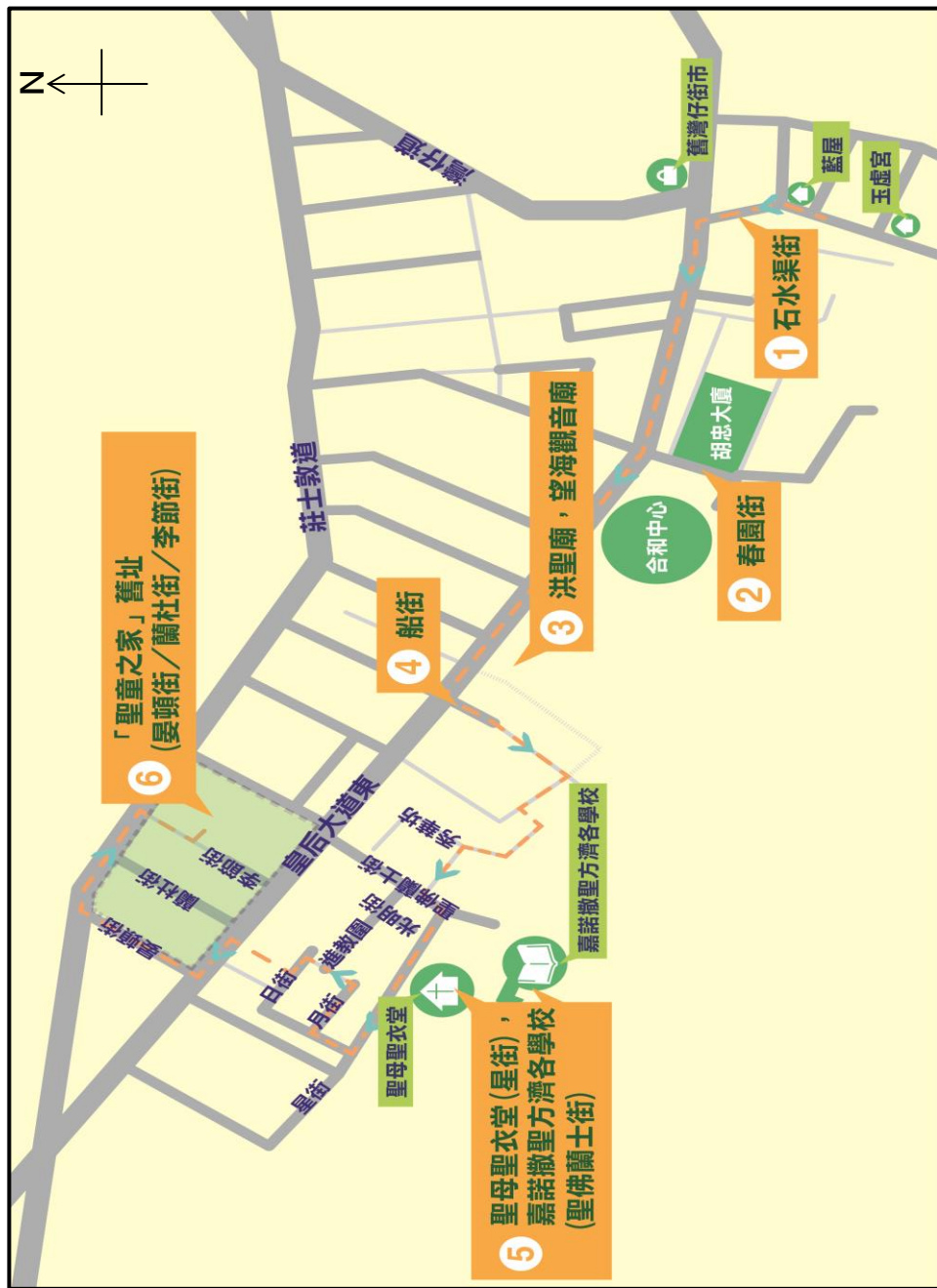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灣仔的慈善工作
導賞手冊



鳴謝：高添強先生

◇ 行程及路線圖	2
◇ 灣仔的起源	3
◇ 灣仔的海岸線	5
◇ 灣仔的貧與弱	9
● 石水渠街	9
● 春園街	15
● 洪聖廟	17
● 船街	20
◇ 灣仔的慈善工作	23
● 聖母聖衣堂	23
● 李節街公園	28

路線圖





鳴謝：鄭寶鴻先生

灣仔的起源

1857年，英國殖民政府首次將香港島劃分為九個區域，其中「維多利亞城」一區再劃分七約，其中第五約就是「下環」，它的範圍是由美利軍營至天樂里。到了1866年，「維多利亞城」增至九約，「灣仔」由「下環」獨立而成一約，它的範圍是由軍器廠街至灣仔道。

香港開埠前，灣仔洪聖廟一帶已是華人居住的小聚落。義律（Charles Elliot）在1841年6月宣佈香港為自由港，隨即公開拍賣多幅香港土地，當中包括十多幅灣仔的臨海土地，投得這些土地的包括英、美商行、船長和印度商人。自外國人進駐灣仔後，吸引了不少基層人士到灣仔尋找工作，形成華洋雜處，貧富懸殊的社會情況。



鳴謝：高添強先生

▲十九世紀灣仔海岸



鳴謝：鄭寶鴻先生

▲此圖為十九世紀的灣仔

「春園里」附近居住了富有的外國商人；而石水渠街、船街附近，則聚居了不少華人、葡萄牙人、果阿人、非洲人、菲律賓人和南印度人居住。這些勞動人口，當中不乏娼妓。這些人在灣仔最惡劣的環境下生活，是非常需要照顧的一群。

華人社區早有自發組織社區服務，照顧區內弱勢社群。自 1840 年代末，天主教的傳教士及修會，如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及意大利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已在灣仔展開慈善服務工作，幫助有需要的基層人士。

除天主教外，灣仔亦陸續出現不同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循道衛理教會、後期聖徒教會、道教、佛教、錫克教，以及伊斯蘭教，更有信奉其他民間宗教。



鳴謝：高添強先生

灣仔的海岸線

早於香港開埠（1841年）前，灣仔海岸線位於現今皇后大道東附近，即現今洪聖廟、石水渠街和船街對開一帶已是海旁。

為了增加土地，殖民政府把灣仔山頭泥土倒進海旁，建成了皇后大道灣仔段。在1843年的灣仔地圖上，已出現了海濱路(Strand Road)。由於海旁深度和彎度各地段有差異，殖民政府只就海岸邊界作粗略評估，允許買主按情況修築海旁，投得這些土地的地主，遂以平整海旁為由，私自填海。



▲約1930年填海完成後的灣仔新填地區

（鳴謝：鄭寶鴻先生）



▲十九世紀皇后大道東

（鳴謝：高添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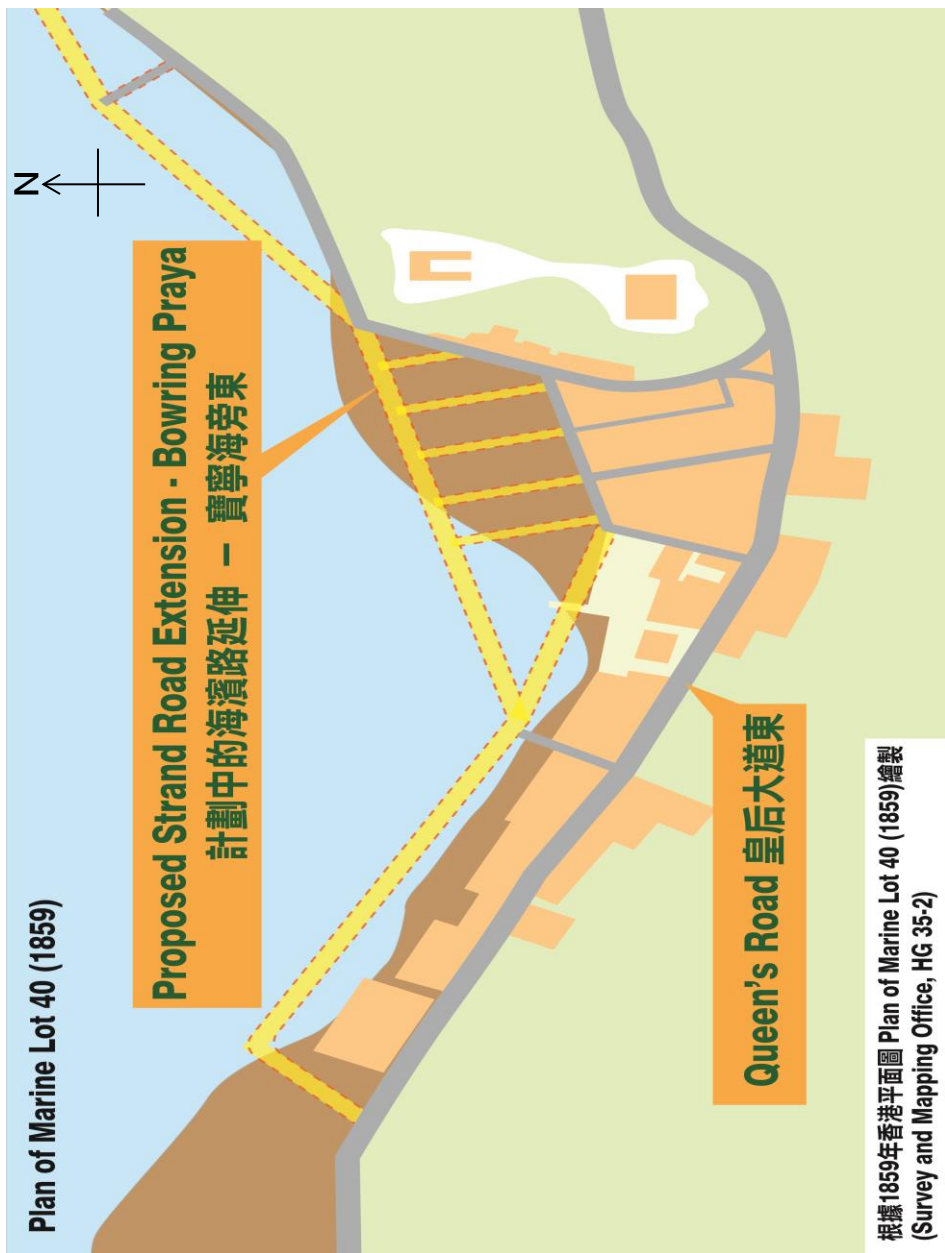
第四任港督寶靈 (John Bowring) (任期 1854 - 1859) , 為了解決土地不敷應用的問題 , 他首先提出填海造地 , 積極拓展灣仔及銅鑼灣一帶。1856 年 2 月 25 日 , 殖民政府成立專責委員會 , 計劃由中區至東角 , 建築長 4 哩 , 闊 50 呎的海旁大道 ; 但這計劃受到臨海土地業主 (包括顛地 John Dent) 的猛烈批評而遭擱置。其後殖民政府延長了海濱路 , 並改名為海旁東 (Praya East) 。

1874 年 9 月 22 日發生的大風災 , 不但對澳門造成嚴重破壞 , 亦摧毀了香港不少的海堤。第七任港督堅尼地 (Arthur Edward Kennedy) (任期 1872-1877) 提議修築海堤之餘 , 亦提出填海計畫 , 擴闊了整條海旁路 , 工程至 1880 年代才完成。新的海旁路沿用海旁東的名稱 , 它包括德輔道至今日灣仔的莊士敦道 , 這段路成為日後電車的主要路線。

自開埠至今 , 灣仔的填海工程斷斷續續地進行 , 而灣仔的海岸線仍在變化中。



- ▲ 此圖展示 1843 年灣仔海岸線。當年石水渠街及船街均位處海邊。
(鳴謝 :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 開埠前，灣仔海岸線位於現今皇后大道東附近，而港督寶靈於1856年計劃延長海濱路，計劃於1860年方完成。



Plan of Marine Lot 40 (1889)



根據 1889 年香港平面圖 Plan of Marine Lot 40 (1889) 編製
(Survey and Mapping Office, HG 28-5)

▲第七任港督堅尼地於 1880 年完成填海計劃，新的海旁路沿用海旁東的名稱，即今日灣仔的莊士敦道



灣仔的貧與弱



石水渠街（華人社區）

玉虛宮及藍屋

殖民政府在 1841 年 6 月 14 日，首次公開拍賣多幅香港土地，當中十多幅土地，座落在今日灣仔的範圍。政府容許投得這些土地的地主（包括英、美商行、船長和印度商人），可在海邊自設碼頭，除了建造歐式住宅外，土地用途大部份是作貨倉和與船業有關的廠房，如倉庫和木料場，由於這些工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因此，吸引了很多華人和黑人在灣仔聚居，尋找工作機會。

1850 年代，中國華南地區發生連串變亂，其中太平天國運動逼近廣州，致使大批商人鄉紳舉家逃難到香港，這批移民帶來了資



金及技術，推動了香港的經濟發展。至 1855 年，香港的人口已暴升至 72,607 人(華人佔 70,651 名)，原先集中在中、上環的商業及住宅的城區已不敷應用，人口漸移灣仔區，並聚居石水渠街一帶。

後來由於商業蕭條，很多大公司的大班因破產，或看淡香港前景而撤出灣仔，留下來的非華人種族包括葡萄牙人、果阿人、非洲人、菲律賓人和南印度人，他們有些是葡萄牙富商奴隸的後裔，這些「黑人」主要居住於交加街和石水渠街的居民。這些人就業機會較華人低，與華人一樣，是需要社會照顧的一群。

1862 年，政府公開拍賣石水渠街附近地段，由印度的祆教徒、英國人和中國人投得；數年後，再由一名中國人彭華從各投標者手上收購這地段，最後成為此小區主要的地主。自此，華人開始創立自給自足的社區，照顧區內貧弱的居民。

彭華後來在區內興建兩層式唐樓，分租予華人居住。地舖開拓業務，如染房、鑄造廠及工程公司等，樓上亦分租予居民作居住。

1865 年，彭華牽頭向坊眾集資在石水渠街一帶興建玉虛宮，最初只有單幢，之後於 1907 年擴建至三間，分別為書院及公所(即會議室)，前者為華人提供教育為低下階層的華人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後者則是華人管理區內事務的會議室。



此廟由成立開始至 1928 年，一直由灣仔街坊管理，形成華人社區，可見華人當時銳意解決區內貧弱的問題。

藍屋前身是一所名為「華佗醫院」或「灣仔街坊醫院」的華人醫院，只有一層，是 1867 年由華人翻譯官 A-way Fan 帶領的華人社團(包括 4 位官校老師及文員)成立的。他們當時向政府要求在太平山街建立華人醫院，殖民政府只給他們在灣仔建院，並提供部份營運資助。但醫院一直只作華人診所，未配備留院服務。其後東華醫院



▲玉虛宮牆上的石水渠街牌



▲現今的藍屋

於 1872 年啟用，殖民政府給予華佗醫院的資助相應減少，於是 A-way Fan 入稟法院控告殖民政府偏袒東華醫院，卻被反告誹謗。最後由於經費不足，華佗醫院遂於 1886 年結束營運。同址翌年改為華佗廟，以供奉神醫華佗為主。後來多次改建，終在 1920 年建成為現時的藍屋。二戰前藍屋部分單位為鏡涵義學（二樓）及逸衝書院（三樓及四樓）租用，後者是當時區內唯一教授英語的私立學校。可見，當時華人組織對照顧區內老弱幼小佔了一個重要位置。



▲藍屋地下的介紹灣仔，從民間出發的多元互動博物館

◀ 香港故事館內對藍屋的介紹展板

石水渠街—醫院山

現今的律敦治醫院，被名為醫院山，因為它是少數至今仍保存一樣的土地用途的灣仔土地。



▲1880 年的醫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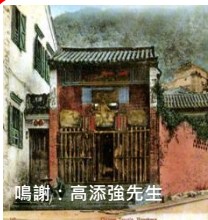
1843 年，該地被建成海員醫院。1873 年，海員醫院因經費短缺而停辦，並由英國皇家海軍接管，轉名為海軍醫院，為英國皇家海軍專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海軍醫院遭到嚴重破壞，英國皇家海軍不

再用該醫院。於 1949 年，在 J.H.律敦治先生、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及政府支持下，改建成律敦治療養院 (Ruttonjee Sanatorium)，專為肺癆病患者提供服務。

隨着肺癆病患者人數下降，才進行重建，改建成現今的律敦治醫院。



▲律敦治醫院現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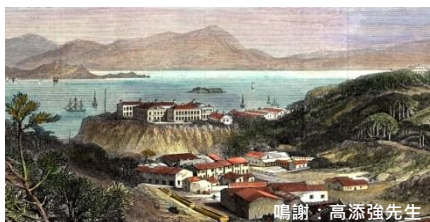
左圖為藍屋的前身—華佗廟



左圖為 1880 年的醫院山，即律敦治醫院現址

1923 年的石水渠街一帶

鳴謝：鄭寶鴻先生



1873 年，尚為明渠的石水渠街



玉虛宮今昔

2

春園街
(洋人社區) -

開埠初期，春園里(即現春園街)是富裕外國人的聚居地。「春園」英語本來的意思是指花園內有一泉水(Spring)。1842年，一名美籍商人(Charles Van Megan Gillespie)已在皇后大道東(Inland Lot 14 & 15)建了一間有六個房間及築有大陽台的大宅。

「春園」的名字起源於寶順洋行東主顛地(Lancelot Dent)在此建一私邸「春園別墅」，其範圍由灣仔道伸展至大王東街。別墅內有一小湖，湖上可供舢板之用，其水源乃由石水渠街所引入。

1848年，香港第三任港督般含抵港後，其官邸未興建好，也曾暫借「春園」一大宅居住。相比石水渠街華人的貧困匱乏，「春園」里洋人的生活正反映當時灣仔貧富懸殊、華洋雜處的特色。



▲外國人居住春園街時的繁盛景像 (鳴謝：香港藝術館)

其後因顛地的破產，其他外國商人亦相繼撤資離開，「春園」亦於 1867 年消失。取而代之是生活水平較低的華人遷入居住。至 1900 年代初，因為該區有較多外國單身男子居住，同時亦有不少外國船隻在附近停泊，所以春園里及舢板街出現大量為洋人而設的華洋共處妓寨。為讓客人容易辨認，她們在門前都掛大型數字(number)牌，所以被稱為「大冧巴」妓寨。

由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春園里聚集了不少需要照顧的妓女及貧弱人士。



▽「大冧巴」西洋娼院
(鳴謝：鄭寶鴻先生)

▲華人遷入後的春園街
(鳴謝：高添強先生)





▲ 二十世紀初世紀的洪聖廟（鳴謝：鄭寶鴻先生）

3

洪聖廟 (華人社區)

今日皇后大道東大王東西街「洪聖廟」附近一帶，在 1841 年前已是一華人小聚落。洪聖廟毗鄰有一望海觀音廟，相信開埠前灣仔的海岸線就在兩廟前方。

洪聖廟所在的地段 (Inland Lot 257) 最初於 1847 年由一位名李寬威的買辦買下，五年後，一位叫李亞妹的人以「廟宇看守人」 (carer of the Joss House) 的身份為洪聖廟旁的一座樓房的買賣見證人，以此推斷，洪聖廟應在 1847 至 1852 年間建成。從廟門石柱對聯所見，洪聖廟於咸豐十年(1860)擴建，並打造了今天所見的門額，這該廟宇近年現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洪聖是指「南海廣利洪聖大王」，能庇護出海作業者。與洪聖廟毗連的是望海觀音廟，取名「望海」，因本來海岸線在這廟前，出海作業者為尋庇佑，便建造了這廟。

早期灣仔坊眾的職業，包括有出海或靠海上作業者、一般主婦和靠美貌維生的妓女，因此廟內供奉有保佑母嬰的金花娘娘和賜予青春美貌的花粉夫人等。華人

廟宇常擁有宗教以外的功能，它所在的位置，也往往是當時華人活動的中心。廟對面的大王東、西街也是因為洪聖廟而得名的。



▲洪聖古廟現址



和合二孫：
保佑夫妻和睦

月老：保佑姻緣

金花夫人：
保佑得子

花粉夫人：
保佑美貌智慧



4

船街

▽ 當年提供修船服務的捷船街

船街位於海岸線旁，街口曾是埔頭，外國船隻亦曾停泊在此，所以又叫洋船街，直至 1910 年代才改為船街。據 1874 年 10 月的憲報所載，此處是香港島 11 個指定可停泊夜香船 (Night Soil Boat) 的地點之一，同時也是十個浮動垃圾站 (Public Floating Dust Bins) 之一。據老街坊憶述，船街附近有修理船隻服務，待修船隻會由海邊拉上岸上修理。船街旁邊另有一橫街叫捷船街，相信也跟修船有關。



船街一帶是華人聚居的地方，不時出現娼寮，私賣鴉片，聚賭，醉酒鬧事和痢疾的個案，反映了船街治安和衛生欠佳的狀況，對醫療服務應該有較大的需求。船街 55 號「南固臺」是灣仔現存唯一戰前的洋房，它是澳洲華僑杜澤文約於 1917 年所建的大宅，日治時曾成為日軍軍官俱樂部。杜氏是永安公司創辦人郭泉的生意伙伴和姻親。由於大宅具有中、西建築特色和歷史價值，已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 南固臺及洋船街路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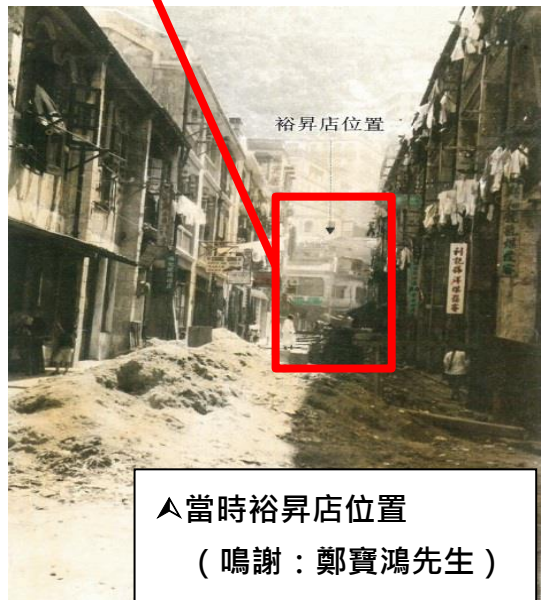
船街上段，近堅尼地道附近曾有幾所由印度人經營的牛奶場，牛隻被關在牛棚內，羊群則放在山坡上覓食，植物部曾於 1877 年在堅尼地道的上種植了約 1700 棵冷杉樹，卻慘被羊群吃光，因此有人提出禁止在山上放羊的動議。

▼當年的裕昇店已變為畫廊

今日船街轉角位置的畫廊，在 1850 年代是一間供應全港西式麵包的的麵包店「裕昇店」，曾在 1857 年 1 月發生了轟動全港的毒麵包事件。當時有 400 多人吃了此店供應的麵包而中毒，包括港督寶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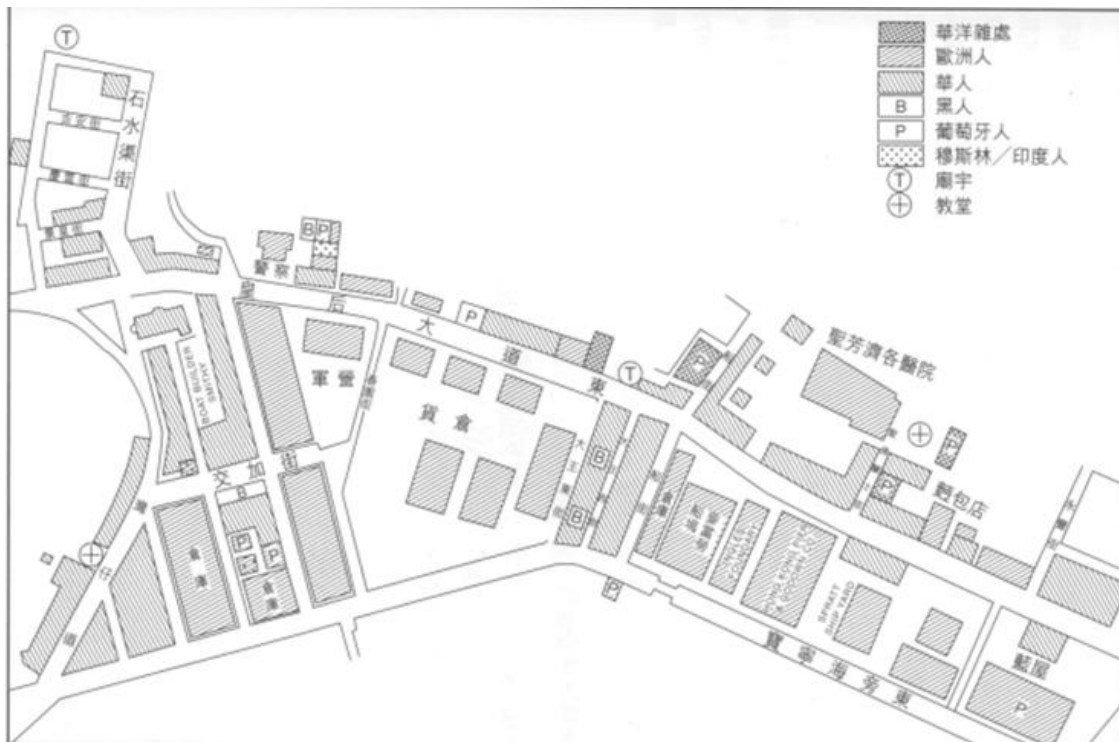


的夫人。適逢當時英國正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年 10 月英國軍艦在砲轟廣州，中國掀起維護主權的風潮，並發出告示，號召華人離港，不運糧食，制裁英軍和港英當局。因此，有傳言指中國人想毒害西方人才出現毒麵包事件，於是要拘捕該店主及僱員數十人，可惜事件最後亦未能查明真相。有說是運送麵粉



▲當時裕昇店位置
(鳴謝：鄭寶鴻先生)

的船隻曾運送山埃，麵粉沾上了山埃，所以出現毒麵包。由此可見，當時中西關係緊張，外國人對中國人嚴重歧視，戒心重，中國人雖然人數多，但卻是社會的弱勢社群。



▲ 十九世灣仔華洋雜處的情況（鳴謝：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灣仔的慈善工作



聖母聖衣堂

「進教圍」是當時教友及來自澳門的葡籍

▽聖佛蘭士教堂

▽現今的聖佛蘭士街



傳教士聚居之處，而「聖佛蘭士」正是小堂的英文名 St.

Francis 的慣常中譯。至於日、月、星街，喻意光明，就是源於 1890 年，香港首座發電廠於聖



佛蘭士街對上的山坡興建；而光明街、電氣街也是因此而命名的。



▲ 現今電氣街 ▶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創校修女——路濟亞古柏詩
(鳴謝：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正因為灣仔有這一群需要照顧的人，天主教團體希望在灣仔開展社區服務，於是開埠初期，向殖民政府申請在灣仔聖佛蘭士街一帶興建墳場、聖堂、修院、傳教士住所、棄嬰院、醫院和學校等；其中，聖方濟沙勿略小堂於 1860 年在此街建成，是天主教傳教會在香港的第二間教堂，其後幾經易名及遷移，現改名為聖母聖衣堂。



▲天主教墳場現址

數急增，教會再申請另一土地。1848 年，殖民政府批了黃泥涌附近的土地予天主教會作墳場之用。

聖佛蘭士街與秀華坊一帶曾是天主教墳場。香港開埠初期衛生環境惡劣，外國人對亞熱帶病毒知識貧乏，不少傳教士、教友因病死亡。若瑟神父於 1842 年到港後，隨即向殖民政府申請這塊地作為天主教教徒安息之地。後來，因死亡人



▲聖母聖衣堂現址



▲ 修女在聖方濟各醫院內照顧病人的情況

(鳴謝：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1845年，裴神父(Fr Feliciani)計劃建築一間醫院，1857年他與文祖利神父(Fr. G. Mangeri 1804-1887)在灣仔聖佛蘭士街開辦「聖方濟各醫院」，但只維持了一年便關閉。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父(Luigi Ambrosi)的邀請，於

1860年抵港服務，並於1869年重開醫院。1875年，醫院房舍被暴雨毀壞，醫院服務臨時搬往附近的進教圍，為期歷時十個月之久。1909年，新的醫院大樓落成，醫院服務逐漸擴展。其後因嘉諾撒修女於1959年在山頂道開設嘉諾撒醫院，於是把聖方濟各醫院改成為失明人士的學校。

鑑於華人對女性較不重視，致使不少女孩被人遺棄，或淪為妓女，嘉諾撒修女於1865年開始收容不幸的婦女及妓女；在1869年至1911年期間，她們在灣仔成立「聖若瑟康復院」(收容所)。



▲ 學校學生

(鳴謝：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 上圖為聖方濟各醫院

(鳴謝：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1867年，嘉諾撒修女與一位本地修女每星期多次由堅道步行到灣仔，教授聖經要理（中文和葡文），更為灣仔區的貧苦學童籌辦一所學校，教授針織等謀生技能。此外，一位懂得點字的意大利籍嘉諾撒修女於1874年來港，開始教授九位失明兒童學習點字，亦教她們針織等謀生技能。

1869年5月7日，古柏詩修女（Mother Lucia Cupis）在聖方濟各醫院附近的小房子，現時聖佛蘭士街、進教圍及光明街一帶，成立了嘉諾撒聖方濟各修院團體，包括教授天主教要理，提供學校及醫療服務，為區內孤兒及貧窮小孩提供教育。修女們於1870年開辦中文學校，1877年增設專為混血兒童的英文部，後來發展至現今的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及書院。

聖母聖衣堂—聖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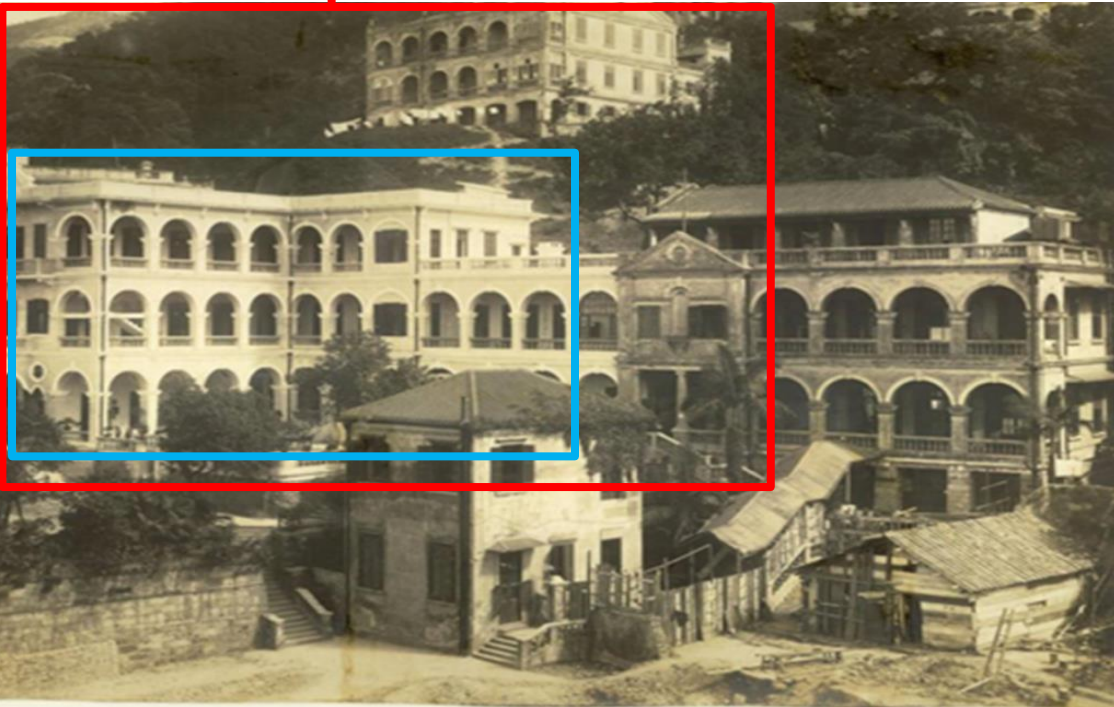
早於1845年，聖方濟小堂已是灣仔區教友參與彌撒的聖所。主教區於1925年在跑馬地建成聖瑪加利大堂。隨著教友不斷增加，主任司鐸理雅各神父與灣仔區的教友矢志籌建聖堂。經過一番募捐，新的聖堂落成於1950年7月16日，聖堂名為「煉靈堂」。堂內設有基立學校，為區內兒童提供教育。1957年，煉靈堂易名為「聖母聖衣堂」。



▲ 此聖鐘由煉靈堂遷移至聖母聖衣堂



▼ 下方藍框的嘉諾撒醫院現已為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一部分，醫院於 1959 年搬至山頂道(鳴謝：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6

李節街公園

天主教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St Paul de Chartres)於 1848 年派了四位修女來港，是最早來港服務的女修會，她們被安頓於灣仔天主教墳場外的茅寮生活，但其中兩位卻於 1850 年因病英年早逝。

應科嘉主教(Fr Theodore-Augustin Forcade)的要求，修會後來再派四位修女，來港服務。由於當時華人女嬰被賣作妹仔或妾侍，甚至妓女，或因家庭負擔太重而被遺棄街頭，所以修女於 1851 年，在今日灣仔由晏頓街、蘭杜街至李節街，由皇后大道東至莊士敦道一所大宅(Marine Lot 23-24)，設立「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t. Enfance)，收養棄嬰，並建立聖堂、小聖堂、聚會廳、寢室、宿舍、課室等設施。

▼修女在聖童之家照顧棄嬰的情況
(鳴謝：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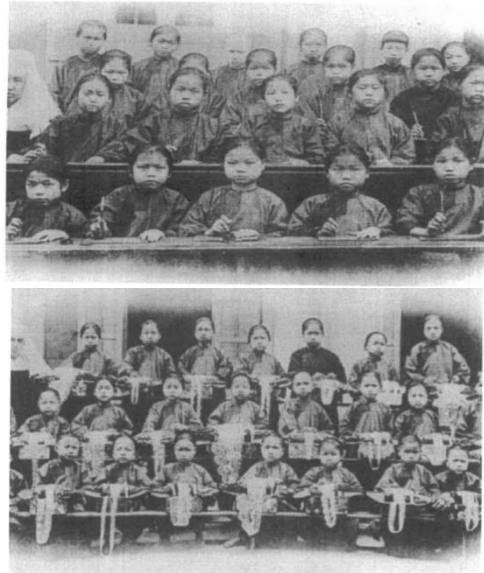
修女當時為接收更多嬰孩，曾以數毛錢至一元給予運載內地嬰孩來港的人士。雖然有很多嬰孩死亡，但修女對能夠生還的嬰孩都給予終生的照顧，修女為這些兒童提供住宿、衣物及日常所需，更會教導他們基本的讀寫能力、計算、寫教培育及實用技能，如編織及縫紉；她們長大後，更為她們安排婚配，至於不婚者，修女會繼續照顧她們至終老。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開始接收患病老人，從而開設「喜樂之家」(House of Happiness)，及後更創建了「聖保祿醫院」，開始提供醫療服務。



▲ 聖保祿修女為老人提供服務
(鳴謝：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 教授兒童寫字及編織 (鳴謝：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修女一直接收很多嬰孩，單單1879年那一年，就收容了1062位兒童。由於「聖童之家」已達飽和，1908年起，修會把老弱及孤兒轉到跑馬地黃泥涌道的「加爾瓦略山」(Le Calvaire)會院(今聖保祿中學位置)。1915年，修女陸續把服務設施搬到銅鑼灣新院，首先是孤兒院，翌年搬遷學校，最後於1918年搬遷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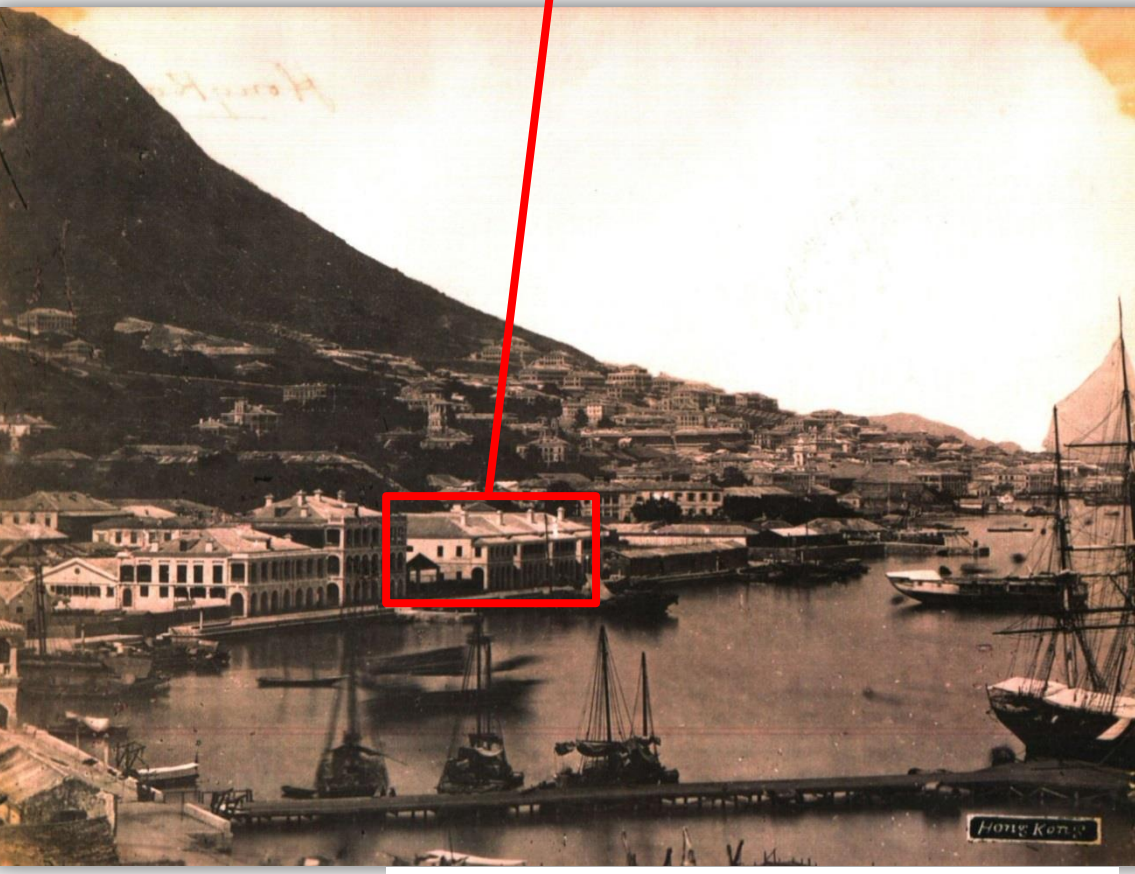
下方紅框為聖保祿建築群舊址，現址為晏頓街、蘭杜街、李節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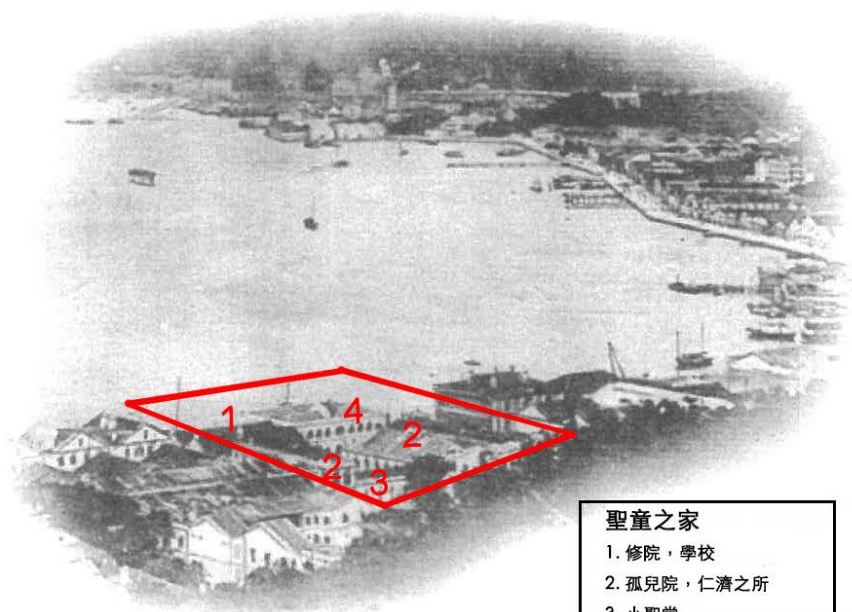
李節街

晏頓街

蘭杜街



▲1873 年前的灣仔(鳴謝：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聖童之家

1. 修院，學校
2. 孤兒院，仁濟之所
3. 小聖堂
4. 醫院

▲1900 年代灣仔聖童之家結構

(鳴謝：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鄭寶鴻先生

高添強先生

香港藝術館

香港教區檔案處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灣仔聖母聖衣堂

藍屋生活故事館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參考資料

1.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K.S.A.R, "Steps in Amoy Street",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2008,
<http://www.aab.gov.hk/form/AAB_Paper132_amoy_st_e.pdf> [2015-07-31].
2. Arthur Hacker, *Wanchai*, (Hong Kong: Odyssey Publications, 1997).
3. Carl T Smith, *Wan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2003).
4.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5. Geoffrey Robley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6. Rev. Dr. Ha Keloon Louis, *People in Need*,
<<http://www.cultus.hk/Wanchai/pdf/people%20in%20need.pdf>> [2015-07-31].
7. Thomas F.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8. 鄭寶鴻編著，《港島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
9. 鍾潔雄著，《問俗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香港：書作坊出版社，2009年）。
10. 黃棣才著，《圖說香港歷史建築 1841-1896》（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11. 詹秀璉修女著，《19世紀天主教在灣仔的慈善工作》論文發表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舉辦之「19世紀天主教在灣仔的慈善工作」圓桌會議，2015年）。
12. 梁敏儀、潘美美著，《消失的海岸線．灣仔故事》論文發表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舉辦之「19世紀天主教在灣仔的慈善工作」圓桌會議，2015年）。
13. 林友蘭著，《香港史話》（香港：香港上海印書館印行，1985年）。

14. 申頌詩修女著，馮彩華修女譯，《追隨聖保祿的足跡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 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九八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
15. 施其樂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 香港社會史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16. 田英傑神父著，《從歷史進路看天主教會與香港社會的關係：傳教士的實際經驗》（香港：「教友職務交流大會」文稿，2012年）。
17. 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18. 王曉鑫著，《誰照顧誰？灣仔慈善事業到社會福利的演變》（論文發表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舉辦之「19世紀天主教在灣仔的慈善工作」圓桌會議，2015年）。
19. 夏其龍、張婉梅著，《十九世紀灣仔的天主教人物》（論文發表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舉辦之「19世紀天主教在灣仔的慈善工作」圓桌會議，2015年）。
20. 蕭國健著，《簡明香港近代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21. 許沁淘、陳國慧編制，《展出灣仔》（香港：香港藝術中心，2002年）。
22. 葉靈鳳著，《香島滄桑錄》（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23. 葉靈鳳著，《香海浮沉錄》（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
24. 葉靈鳳著，《香港的失落》（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

